

## 法語與歐洲 ( 2 ) : 歐洲 , 法語的墳場 ?

洪瑞閔

「法國，就是寫得好的法語。」

— 拿破崙·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

### 前言

在 1962 年 5 月 15 日的記者會上，法國總統戴高樂指出：「但丁、歌德、夏多布里昂 (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 [...] 如果它們用整合性的世界語 (esperanto ou volapük intégrés) 思考與寫作的話，它們就將不再屬於歐洲。」戴高樂這段話主要目的是表達對當時西歐國家正在進行的超國家整合運動的反對，其認為沒有將民族國家考量在內的政治整合是沒有意義的，就如同但丁、歌德與夏多布里昂一樣，他們之所以著稱於世是因為他們用自己祖國的語言撰寫他們的作品，如果用無所不包的世界語來撰寫的話，戴高樂認為這樣是空洞而沒有靈魂的，法語這個莫里哀 (Molière) 的語言，自然是戴高樂心目中最應該推廣而且受到保護的語言。

### 法語的衰弱

然而，就以法語來說，近年來，它開始遭受到一系列的內外部挑戰，似乎也逐漸成為了戴高樂口中的「整合性的世界語」。在法國內部，日常生活的字彙量減少是顯而易見的，

新的單字往往直接借用英文而來，「法語的英語化」(Anglicisation du français) 成為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儘管許多人認為這是出自於同樣意義的法語單字字數往往比英語更多，因此，直接借用英語單字乃是出自於使用上的便利性，例如以「email」取代「courriel」或是以「software」取代「logiciel」。更有甚者，連法語的文法結構都遭到了破壞，例如以電視節目的「直播」為例，為了能夠直接對應英語的「direct live」，出現了「direct en direct」的法語寫法。

在法國外部，法語的確在歐洲享有不少優勢，在行政方面，法語除了在比利時、盧森堡與瑞士擁有官方語言的地位，在歐盟內部，雖然法語只是歐盟 24 種官方語言之一，但它是歐盟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 與常駐代表委員會 (Comité des représentants permanents, COREPER) 的三種工作語言之一 (英語、法語和德語)，也是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 (Politique étrangère et de sécurité commune, PESC) 領域的兩種工作語言之一 (英語和法語)，以及歐盟法院 (Cour de justice de l'Union

européenne)的唯一工作語言。在教育方面，根據法國媒體 BFM TV 在 2019 年的調查，在歐洲共有 740 萬的國高中學生學習法語，超越德語(550 萬)與西班牙語(510 萬)居第二位，在法國以外，法語作為官方的盧森堡(100%)與比利時(99%)幾乎全部的中學生都學習法語，在法語並非官方語言的會員國當中，賽普勒斯(85.6%)、羅馬尼亞(82.2%)、葡萄牙(69.7%)與義大利(64.2%)都有超過半數以上的國高中生學習法語。<sup>i</sup> 因此，我們可以說法語跟其他的歐洲語言的使用情況相比，它的確是在前段班的一員。

然而，法語的優勢地位依舊充滿了挑戰，其可能只是身處在前段班的末端。在前述 BFM TV 的調查中，學習英語的中學生人數共有 3100 萬人，足足是法語的四倍，即使撇開英語的宰制地位不談，法語也面臨到德語的強烈競爭，德國在歐盟內部的經濟上(佔全歐盟國家 GDP 的 21.3%)與人口上(約佔歐盟人口的 18%)的影響力已是不容小覷，隨著歐盟的向東擴張，原先就已經與德國有許多連結的中東歐國家，在加入歐盟之後為德語帶來更多的優勢，從表一中我們可以看出法語與英語的差距不斷增加，而法語和德語的差距正在減少。

	1991	2015	2017
英語	66%	97.3%	97.9%
法語	42%	33.8%	33.4%
德語	18%	23.1%	23.4%

表一 歐盟中小學生外語學習情況<sup>ii</sup>

## 法語的轉機

法國史學家米什萊(Jules Michelet)說道「法國的歷史從法語開始」。對於法國來說，法語的確在法國的民族建構過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自 1539 年法國國王佛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頒布《維萊科特雷法令》(法語：Ordonnance de Villers-Cotterêts)以後，法語已經將土地與民族緊密的連結在一起。

法國人對於法語的危機感早已不是新鮮事，在 1854 年法國哲學家德拉梅內(Félicité Robert de Lamennais)便已表示「如果持續衰弱下去，我們將再也知道也不會說法語。」<sup>iii</sup> 文學家朗松(Gustave Lanson)在 1923 年也曾出版專書《法語的危機》(La crise du français)加以探討。因此，現今的法語危機其實是一種「舊瓶裝新酒」的表現，其所面臨的新挑戰乃是在於英語不斷強化的世界性宰制地位以及後起之秀如德語的強勢競爭。

然而，儘管法語作為法蘭西民族主義的核心，但強調對法語的重視不見得一定會與強調多樣性(diversity)、與超國家主義(supranationalism)的歐盟相互矛盾。一方面，歐盟對於各會員國的語言的保障使得翻譯與口譯的成本增加，某些語種之間的翻譯人員是不易尋找的，例如我們很難找到精通芬蘭語的馬爾他口譯員，為了行政上的作業方便，法語得以發揮它的中介橋梁角色，成為歐盟的主要工作語言，同時為了要達成上述目標，

歐盟與各會員國就必須要在工作人員的法語能力上進行投資，無形中也就確保了法語的地位。

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興起固然強化了英語在世界的傳播與使用，但它也引起了世界其他非英語系國家對英語宰制的擔憂，這些國家開始重視自身語言與其他語言的豐富內涵，法語成為對抗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的一種武器，這成為了部分非法語圈國家加入法語國家組織(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Francophonie, OIF)的原因。此外，這種對抗單一語言霸權的努力也表現在歐盟對歐洲多樣語言遺產的重視上。事實上，除了盧森堡等少數會員國以外，大多數的歐盟國家原先並不把多語教育作為重點政策。藉由歐盟日常運作的多語並行以對各級教育的多語推廣，這的確使得包括法語在內等歐洲語言在歐盟內部的使用比率與流動性獲得提升。

更為重要的是，就歷史上來說，語言的多樣性其實一直存在於法國內部，在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前，法國就是多語言的，法國宮廷所使用的語言儘管是以法語為主，但也經常包含其他語言。即使是在之後，其他各地的方言也以首都 vs 外省、都市 vs 鄉村等對立的形式

繼續存在，一直要到義務教育的推廣、義務兵役的普及以及交通的發達後才確立了法語在法國內部一枝獨秀的地位。<sup>iv</sup> 因此，要有效消除法語的危機或許更該從心理的層面著手，如何讓法國政治人物與人民了解語言多樣性的尊重與法語的保存之間不必然是零和遊戲，而是可以相輔相成的。

## 結語

語言作為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工具，其的確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說到比利時佛拉蒙(Vlaanderen)與瓦隆(Wallonie)之間長久以來的政治衝突，則使用語言的不同絕對是造成雙方無法取得共識的主因，也間接為比利時邁向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帶來了許多阻礙。因此，對於包括戴高樂在內的法國政治菁英來說，法語的至高無上是無庸置疑的。然而，在全球化的脈絡下，英語的優勢已經是難以撼動，法語勢必要得到新的驅動力方可有效打破這樣的困境，歐盟對於語言多樣性的重視正是巴黎可以善加利用的工具。

(本文作者為比利時法語天主教魯汶大學博士)

<sup>i</sup> “Où enseigne-t-on le plus le français en Europe ?” Le Point, September 9, 2019, [https://www.lepoint.fr/education/ou-enseigne-t-on-le-plus-le-francais-en-europe-27-09-2019-2338204\\_3584.php#](https://www.lepoint.fr/education/ou-enseigne-t-on-le-plus-le-francais-en-europe-27-09-2019-2338204_3584.php#).

<sup>ii</sup> 作者整理自歐洲統計局(Eurostat)

<sup>iii</sup> Jean- Marie Klinkenberg, *La Langue et le citoyen: pour une autre politiqu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UF, 2001, p.102.

<sup>iv</sup> Sabine Jansen, *La Langue française et l'Europe,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et l'Europe*, (Bruxelles : Bruylant, 2005), pp.40-41.